

年轻的艺术

Young Art

◎阳代娟 Yang Daijuan



“年轻的艺术”，一是时间上的意义，简言之就是年轻人的艺术，他们出生在80年代，并和这个时代所有的新潮事物一起成长；另外一层意思应该是由字面以及其延伸意思组成，所谓“年轻”应该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萌动的青春和无畏的激情。因此，“年轻的艺术”无疑暗含了一种敢于批判、敢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6月，重庆美术馆正好体现了这个称谓的所有内容，也恰如陈树中所说的：“这倒不像是个油画毕业展，而是一批青年艺术家的邀请展，他（她）们用自己的思考以及四年的艺术实验成果在这里烙下了一段青春旁白。”这里展示的艺术家基本上出生于80年代，“消费主义”几乎成为是他（她）们的代名词。在这个“我消故我在”的当代社会，消费文化正在以它那无法比拟的速度浸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创作也毫不例外地与市场逻辑发生着关系。但这批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在享受着丰富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与其保持距离。他（她）们一边肆无忌惮地将流行图式和文化符号转化为自己的艺术作品，同时敢于批判和思考的精神使他们拒绝消费社会的操控和拨弄，而沉浸在自己单纯的艺术创作中。

整个三层楼的展场，漫溢的是今天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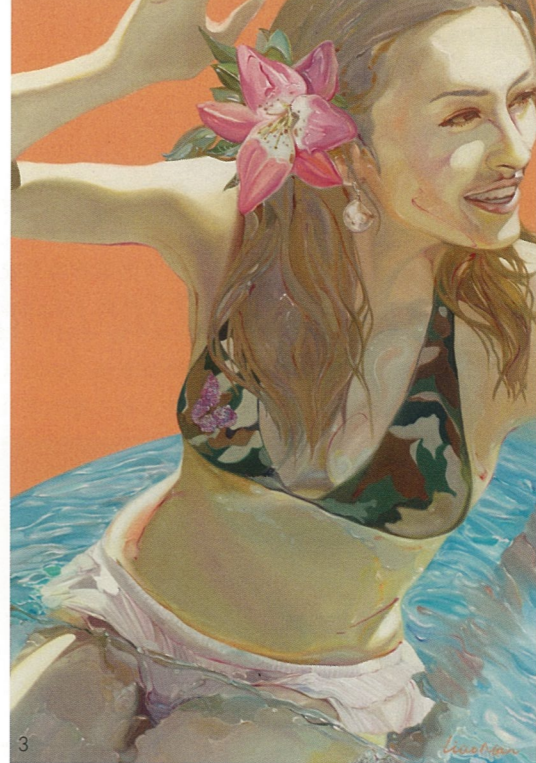
术理想的混合产物，它们昭示着一种与前辈截然不同的视觉经验和创作心态。在这里，张新军的油画《新娘之二》，从一个时尚青年的角度反思了消费社会中的婚姻关系：在一个虚拟的由大众传播、技术主义、文化垃圾、金钱拜物教共同构成的精神温床上，某种崇高的生存品质正在被无情地剿杀，使得人们最低限度的幸福承诺都仿佛要变成一种乌托邦的幻梦……张新军以调侃的手法消解了婚姻的庄严与肃穆，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关系在年轻人的作品中遭到质疑，由此而来的家庭也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稳定，而更倾向一种仪式化和游戏化。当画中红色的激情与浪漫似乎随着仪式的结束而消退时，人物的慵懒带着某种理想破碎的无奈。张琳的《染色细胞》系列则关注的是人的终极价值问题——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基因物种的变异，人类对DNA的破译以至对生命奥秘的破解，使人的价值观念再一次受到质问。自从十九世纪末，尼采有感于对人的禁锢宣布“上帝死了”以来，无论是学术理论还是艺术创作领域，一直都没有放弃“生命何以存在？”这个严肃命题的追问。张琳的作品则把这个深奥的秘密还原到生命的原点——细胞，他认为：生命的存在是由每一个单体细胞的链接而造就的，而细胞的链接又是由每一个单体细胞运动而存在的……开始了他对生命的另一翻解读和诠释。而杨勋的《古忆·庭园春色》系列和《中国山水》系列则是对架上油画的视觉实验，他将山、水等元素一并置入中国传统国画的构图模式之中，在规则的圆圈内以非常写实的手法表现出假山、厅台和楼阁，但艺术家要表现的显然不是传统国画的诗情与画意，而这种做法显然已经同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相去甚远，再加上刻意制造的聚光灯束，使画面似乎更带有戏剧化的效果，消解



了“山水画”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内涵。

今天，在这个东西方艺术不断互为参照的世界艺术体系中，艺术一方面走向多元化、国际化，但另一方面，也部分地显现出“投机性”的一面。这表现在更多的艺术家摒弃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技巧训练，转身投入到媒体实验的行列，在还没有思考和理解新媒体时，就通过装置、行为、影像等混合媒介技术的应用来“标新立异”，以谋得前卫和先锋的称谓。另外，“投机性”还表现在贩卖“土特产”，即用民族传统图式元素谋取西方垂青，掩饰自己缺乏创造性的艺术手段。“投机性”从某种程度上让一些艺术变得像批量生产的商品一样而失去了活力。或许，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想真实地进行创作变得很难。正因为这样，才使得这一批艺术家对艺术的真诚和热情变得弥足珍贵。这次参展的年轻艺术家大部分选择了架上绘画的形式，也有不少人选择了综合视觉方面的尝试。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而认为他们的作品缺乏创造性的艺术手段，或许正如李杰所说：“绘画语言只是观念呈现的一种方式，选择某种表现形式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有效地把自己的观念表达出来。”从李杰的作品《Growing》中，不难看出他对传统架上绘画的塑造方式以及视觉经验的重新思考。直觉和偶然的因素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整个画面看上去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每个角落都被铺得满满的，还有向外再扩展的意思。它变成了一种环境，环绕着观众，线条和色彩创造出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在有限的深度之内的一种前后翻滚的波澜，从四面八方将观众包围起来，让观众参与到其中来。因此，李杰的作品改变了观者的立场，将他们从一个与作品毫不相干的人变为作品的一部分。不同的观众的参与使得李杰的作品由静态变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此外宋振中的作品《话语游戏——论文指南》是这次展览中为数不多的影像装置，主要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给观念，其创作思路是通过改变文章的结构来解释文章自身的方式，探讨话语系统是否有能力承载我们的知识系统和认知系统。同时，也有年轻艺术家突破了以前惯有的创作模式，选择了摄影、装置等媒介大胆进行尝试，拓宽了艺术创作和展示的空间与方式。

出生于80年代，成长于90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让这批艺术家对早年的历史运动没有记忆，对前辈的思想喧哗近乎无知。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影子，没有精神上的创伤。因此，他（她）们的作品鲜亮而跳跃，但同时，这似乎也是这代人的遗憾之处——虽然他们对生活和时尚有着惊人的直觉，但正因为缺乏深刻的精神体验，缺乏深度的认识，使得琐碎和平庸的生活消解了他们的作品内在的意义，让他（她）们容易流连于日常琐碎的经验而失去深度批判的能力。如王海明的《那人，那时的夏天》，在他看来，艺术应该以个人的爱好为前提，在创作时应该寻找到内心深处真正所关注的和喜爱的题材与表现方式。这种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作为创作的原动力只会陷入一种自娱自乐的尴尬，而艺术的真正内涵却被忽视了。李胤的《风中梦——度假》则是以自我为创作的对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关注自我，关注个人去展现集体……”。也许，这一代的艺术家过于注重自身的体验而忽略



了外部社会的需要。其实，在今天这个强调个性化的社会，个人形象已很少具有普遍性意义。对于李胤的作品，我们可能只能把它理解为一部个人的“生活史”。

随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少有人再去追问艺术的真正内涵。或许，我们对“年轻的艺术”的第三种解释就是“稚嫩”和“不成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这次展览的意义，它至少为我们呈现了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因此我们相信，“年轻”就是他们最好的资本，这些洋溢的生命力最终会变成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展示在他（她）们今后的艺术生涯中。

1. 青春变奏曲之二 油画 高庆
2. 晚宴——明星 丙烯 谢庆和
3. 加勒比海的风 油画 廖曼
4. 风中梦——度假 油画 李胤
5. 纵烟者 丙烯 冯宇

